

# 九一一后美国对外战略 困境与重返政治现实

仇华飞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使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迅速提升,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推行霸权政策,其决策的逻辑基础是:美国是冷战对抗的最后赢家,应以胜利者姿态担当起领导世界的责任。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霸权地位受到严峻挑战,体现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战略,逐渐成为影响布什政府对外决策的理论依据。阿富汗战争的胜利鼓舞了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为布什连任美国总统奠定基础,但陷入伊拉克战争困境不仅暴露了美国决策机制的矛盾,影响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也使其国际形象严重受损。民主党主导国会后,有关伊拉克战争问题的辩论日趋激烈,迫使布什政府不得不对单边战略做适当调整,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中东问题、东北亚等问题上逐渐回归政治现实,而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则是美国重塑国际形象的举措之一。

**关键词:** 对外战略 困境 政治现实 国际形象

**作者简介:** 仇华飞,同济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

2001年初乔治·W·布什当选美国总统后,新保守主义思想影响布什政府一系列对外战略选择。九一一事件的发生,迫使布什政府重新评估美国对外政策选择,打击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全球战略首选。反恐战争(WOT)成为后冷战时代美国外交和国防战略的新名词。反恐策略安排上也有新的变化,增加了以务实为目标的内容,同时对外展示美国人强烈的使命感,“硬实力”(hard power)和“软实力”(soft power)相互作用,价值观外交成为潮流。

---

《当代亚太》2008年第5期,第87~99页。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Pacific Studies (Bimonthly)

## 美国单极战略的困境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陷入突如其来的“安全困境”。根据国际安全理论，当一国通过发展军事实力来提升其国防力量时，敌国会将此视为对本国安全的威胁，进而增强自身军事实力，导致敌我双方的军备竞赛，双方安全均受到威胁。<sup>1</sup> 美国与恐怖主义实力的非对称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恐怖主义者以非传统手段实施攻击，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美国传统安全手段的实用性。冷战结束使美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十分凸显，大有“只争朝夕”之气势。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美国应该担当什么样的角色，美国国内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鉴于冷战历史教训，美国应该坚持以合作、接触代替冲突和对抗的战略。另一部分人属于新保守主义派，他们认为，“21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美国实施善良的全球霸权，这种霸权建立在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实力和经济优势的普遍承认基础上”。<sup>2</sup> 美国不仅要为世界范围内的威胁和事态做出反应，更要进一步塑造世界。即使这样做被指责为单边主义和垄断主义也应该坚持到底，绝不退缩。”他们确信：“国际体系‘一极多强’结构有助于维护世界稳定，应当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sup>3</sup> 后者在影响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中逐渐占据上风，发动伊拉克战争就是实践这一理论的重要尝试。

布什政府2002年9月提出的“新国家安全战略”（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将“先发制人”（preemption）作为实施单边主义战略的优先选择。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使布什获得连任，但占领伊拉克后陷入凶险自伤的泥潭是美国对外战略困境的主要根源。连布什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伊拉克战争是比预期的历时更长，更加艰巨，代价更大的战争”。<sup>4</sup> 单边主义让美国陷入战略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sup>1</sup> Peter Van Ness, “China’s Response to the Bush Doctrine”, *World Policy Journal*, Winter 2004/2005 pp 38-47.

<sup>2</sup> 刘金质：《试评小布什的帝国外交》，载《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4期，第83页。

<sup>3</sup> 《克里斯托尔采访录》，载台湾《中国时报》2001年6月15日。

<sup>4</sup> Robert Kagan, “The Return of History and the End of Dreams”, *Policy Review*, July August, 2007.

<sup>5</sup> 《美国参考》，2008年3月25日。http://usinfo.state.gov

第一，布什政府的单极战略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和美国国内政治格局，促使美国用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代替自由国际主义。政治主张的两极分化沉重地打击了在实力与合作问题上共和、民主两党长期形成的共识。美国又重新回到地区分裂的格局，党派分歧再次以地区划线，使布什政府对外战略带有更浓厚的党派斗争色彩，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大大减弱，公众更加忽视对外政策，严重影响美国外交战略目标的实现。

第二，单极战略对美国自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似已长期获得的霸权地位形成潜在的威胁。由于陷入反恐战争困境，美国的行动自由正在缩小，因为单极战略使美国与欧洲国家传统的盟友关系出现严重的裂痕；而“新兴国家”，如“金砖四国”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纷纷以维护国家利益的名义拒绝接受美国的单边主义，甚至拒绝接受美国式的“多边主义”，因为国际经济机构（WTO、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则完全是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制定的。单极战略还使美国软实力大大下降，严重影响其国际形象。

第三，美国单极战略使中东地区力量对比发生很大的变化，伊朗成为中东地区的最大受益者。美国铲除了伊朗的重要战略对手萨达姆政权，让什叶派和库尔德群体在伊拉克获得相当大的权力，而这些群体一直与伊朗保持密切联系，并且可能继续加强这种联系。伊朗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增长，尤其是对伊拉克、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影 响，会使美国的中东战略陷入长期困境，而伊朗的核计划将直接危及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以及核不扩散战略。

美国对外战略中的新保守主义不仅包括为了国家利益不惜使用武力的一面，也包含向海外输出美国价值观念的文化扩张行为。体现其政治价值观念的“民主和自由”理念已被充分运用到外交实践中，试图强化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sup>1</sup> 在伊拉克陷入两难困境后，布什政府不得不降低单边主义外交的调门，试图摆脱在中东问题上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压力。耶鲁大学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布什政府的政策选择十分有限，问题的结症不在于美国霸权是否正在衰落，而在于其能否找到一条使自己摆脱走向衰落的途径。<sup>2</sup> 由于寻求美国的绝对安全，推行零和战略博弈

---

<sup>1</sup> Joseph S. Nye, Jr., “Transformation Leadership and U. S. Gr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6, p. 140

<sup>2</sup>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Eagle Has Crash Landed”, *Foreign Policy*, July/August, 2002, p. 68

(*zero sum strategic games*), 特别是藐视国际法、条约和国际合作机制的单边主义行动, 正在使泛美主义走向终结, 伊拉克战争的困境日益凸显美国霸权的局限性。

美国著名冷战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John Lewis Gaddis) 告诫人们, 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是否真的能让普通民众从“震惊和恐惧”中醒来并获得安全感, 将是维持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提出建立新的国际体系的国内政治基础。<sup>1</sup> 因为单边主义已经使美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在对待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失去达成共识的前提。“布什主义” (Bush Doctrine) 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 依靠超强的军事实力, 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 以实现敌对国家的政权变更 (regime change), 维持和适应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布什主义的逻辑是追求国家的绝对安全, 但基辛格认为, “美国的‘绝对安全’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绝对不安全’ (absolute insecurity)”。<sup>2</sup> 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困境恰恰体现其单边主义外交战略的困境。

## 全球化时代美国外交战略面临的挑战

美国在主要势力范围中占据主导地位仍然是当代国际体系的一大特征。高度发达的美国经济仍然是国际经济体系的中心, 由于在信息革命方面的领先, 以及对发展传统力量的投入, 美国将继续保持世界唯一军事、经济和软实力超级大国的地位。“一超多强”仍然是当代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在当代国际关系中, 如果没有对美国实力的灾难性打击, 或者美国没有自动削减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这种国际结构将会维持下去。

现实主义保守派认为, “只存在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在理论上和实际中是不能持续存在的。”<sup>3</sup> 这种观点虽存在争议, 但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维持实力均衡仍然是权力政治的根本。全球化时代一个基本特征是地缘经济重于地缘政治, 欧洲、日本、印度、中国这些经济巨人将成为抗

---

<sup>1</sup> John Lewis Gaddis, “Grand Strategy in the Second Term”,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5, p 2

<sup>2</sup> David C. Hendrickson, “Toward Universal Empire: The Dangerous Quest for Absolute Security”, *World Policy Journal*, Fall 2002, p 7.

<sup>3</sup> Robert Kagan, “The Return of History and the End of Dreams”.

衡美国的多极力量，这是未来美国必须面临的挑战。当今国际体系内权力分配的单极化是自罗马帝国衰亡以来首次出现的由现行霸权国支配国际体系的格局。<sup>1</sup> 在这种特殊的单极体系下，美国无疑是国际体系各种矛盾关系的焦点所在。全球化给世界经济政治平衡带来的变化，不仅使美国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他国家谁也不能回避影响而独善其身”。<sup>2</sup> 事实上，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占道义力量”。<sup>3</sup> 尽管新兴大国在硬实力方面缺乏平衡美国霸权的能力，但他们正寻找其他方法来实现某种平衡，特别是“软实力平衡”（soft balancing）。虽然现行国际体系内尚未建立起新的大国联盟，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关系中缺乏多国主导的平衡行为。法、德、俄等国针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形成的“临时联盟”就是新形势下追求力量平衡的战略选择。

美国政治文化中自相矛盾的特性，是国际体系转变的折射，单极世界格局削弱了冷战威胁形成的政治原则，自由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理念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新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起是地缘政治和美国国内政治发展的产物，它崇尚美国实力与国际合作的结合，赋予美国对外政策以鲜明的特征。<sup>4</sup> 尽管美国的价值观在外交政策中依然有所体现，但如何贯彻这些政策、应对不可避免的妥协，是美国决策者面临的困境。一些美国学者和政策分析家们常常把自由国际主义同多边主义及国际制度联系起来，提出许多宏伟的战略设想，用以修改和重新平衡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sup>5</sup>

<sup>1</sup> Christopher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Revisited: The Coming End of the United States ‘Unipolar Mo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all 2006, p. 29

<sup>2</sup> Paul Kennedy, “Who’s Hiding under Our Umbrella?”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30, 2008

<sup>3</sup> Paul Sharp, “Virtue Unrestrained: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the Problem of American Pow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August 2004, pp. 300-315

<sup>4</sup> Charles A. Kupchan and Peter L. Turbowitz, “Dead Center: The Demise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Fall 2007, pp. 8-10. 自由国际主义不仅强调承担多边主义的义务，而且也涉及美国使用武力的承诺，强调武力与国际合作的“双重义务”（dual commitment）。

<sup>5</sup> 这些战略构想包括：福山的“现实的威尔逊主义”，罗伯特·赖特的“进步现实主义”，约翰·赫尔斯曼和阿纳托尔·利芬的“道德现实主义”，查尔斯·克劳萨默的“民主现实主义”，詹姆斯·贝克的“实用现实主义”，约翰·伊肯伯里和查尔斯·库普钱的“自由现实主义”等。See Derek Chollet and Tod Lindberg, “A Moral Core for U. S. Foreign Policy, Is Idealism Dead?” *Policy Review*, December 2007-January 2008, p. 9

美国学界关于国际体系是单极还是多极存在很大争议，约瑟夫·奈认为，“单极的说法是误导，因为它夸大了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能力，而多极的说法也会产生误导，因为它没有明确告诉人们，多极的内容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军事的”。<sup>1</sup> 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但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国际环境下，其力量越来越难以控制各种突发事件。国际金融稳定对美国经济的繁荣是至关重要的，但美国需要同其他国家的合作才能实现国际金融稳定。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美国人的生活质量，但美国无法独自解决这个问题。当今世界各国边界的分隔作用日益减弱，无法阻止毒品走私、疾病传播、武器扩散以及恐怖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为了应对全球安全问题的挑战，美国不得不加强与欧洲、日本的盟友关系，发展同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大国的合作关系。

同其他大国一样，中国反对美国以武力改变国际关系现状的行为，中国既担心中东地区爆发战火影响国际石油出口线路的畅通，也不希望美国的单边主义干预政策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范例。<sup>2</sup>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一些西方评论者认为，“中国将成为美国霸权的挑战者”。在迫使伊朗放弃核计划问题上，中国和欧盟国家立场相似，支持反核扩散，但不赞成美国提出的传统意义上的“军备控制”。<sup>3</sup> 在朝核问题上，中国运用“六方会谈”机制，以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模式直接抵制“布什主义”在东亚的影响。<sup>4</sup>

表1 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与中国对外战略特点比较

布什领导下的美国	中国
寻求绝对安全	合作安全（寻求同潜在敌手合作，避免发生冲突）
单边主义	多边主义
预防性战争、政权变更	确立在规则、规范基础上的合作行为，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冲突
零和战略博弈	建设性零和战略博弈，目标是实现共赢的战略结果
藐视国际法、条约、机制	构建国际合作机制

资料来源：American Foreign Policy, 2006/2007, p 54

<sup>1</sup> Joseph S. Nye, Jr., “Recovering American Leadership”, p 60

<sup>2</sup> Glenn P. Hastedt, e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2006/2007*, McGraw Hill Contemporary Learning Series, 2007, p 58

<sup>3</sup> Li Bin, “China: Weighing the Costs”,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March/April, 2004, pp 21-23

<sup>4</sup> Peter Van Ness,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Four-Plus-Two or 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in Melvin Gurtov and Van Ness, eds., *Confronting the Bush Doctrine: Critical Views from the Asia Pacific*, Routledge Curzon, 2004

## 关注美国国际形象的重塑

当今国际环境下，许多中小国家的国内种族冲突给美国全球战略和武力干预增添困难，美国在这方面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美国的国防预算已超过 5000 亿美元（还不包括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总计 1000 亿美元以上的补充性开支），<sup>1</sup> 但仍然摆脱不了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困境。这种困境表明，美国高估了单边主义的优势。近年来，不断增长的债务，严重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使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日益减少，受次贷危机影响，美元进一步贬值，美国主导世界经济的能力不断遭到削弱。

今天的美国，“重返现实政治”的主张日益强烈，2008 年总统大选将成为改变美国政策运作方向的“转折点”。为了重塑美国的国际形象，提高民众对美国外交决策的支持率，布什政府正采取一系列的积极措施，使美国回到现实主义的轨道上来。国务卿赖斯在一篇题为“重新思考国家利益”（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的文章中，除了继续大谈体现美国自由民主理念的价值观外交外，强调国际合作、国际责任以及维护现行的国际秩序成为该文章的重心所在。<sup>2</sup> 以现实态度应对国际安全问题符合美国对外战略的需要。

在朝核问题上，布什政府同意接受“六方会谈”机制并与朝鲜达成协议，从而促使朝鲜于 2007 年 7 月宣布关闭国内的核反应堆。随着朝鲜方面已将宁边核设施去功能化，美国宣布将停止对朝鲜的部分制裁。不过，朝核问题开始进入一个比去功能化更为艰难的阶段，该阶段要求以可核实的方式申报已经生产的武器化材料和去功能化的情况，国务卿赖斯称“美国要在现阶段建立起有希望在下一阶段真正实现无核化的信心。”下一阶段将就实现美国与朝鲜关系正常化的政治接触进行大量对话。随着朝鲜核项目撤除的进程继续推进，结束朝鲜半岛的战争状态并建立长期关系正常化的努力正取得进展。参加六方会谈的中国、日本、朝鲜、韩国、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正在探讨如何建立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问题。

<sup>1</sup> Robert Kagan, “The Return of History and the End of Dreams”.

<sup>2</sup> Condoleezza Rice, “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American Realism for a New World”,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8

»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

面对伊朗核问题，美国通过采取本国机制和争取国际合作双管齐下的策略，已取得成效。联合国安理会第 1737 号和第 1747 号决议制裁伊朗的目标是要求其停止核武器研制项目，“其内容包括要求各国必须冻结决议中所列与这些武器项目相关的实体与个人的资产。”<sup>1</sup> 通过合作和集体行动而采取的制裁具有最全面的影响。为达到这一目标，美国扩大与各国政府和民间部门的合作，致力于建立共识和建设能力。前不久，美国副国务卿威廉·J·伯恩斯在日内瓦会见伊朗核谈判代表塞义德·贾利利，标志两国紧张关系出现了明显的解冻迹象，<sup>2</sup> 为美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核问题打下基础。

美国同亚洲大国改善关系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加强其在亚洲的主导地位。美国在与中国和日本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又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保持密切合作，在印巴之间建立平衡点。美国对与亚洲多边组织的合作持积极态度，特别是与东盟 (ASEAN) 的合作。2005 年 11 月，美国利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机会同与会的东盟国家领导人进行一年一度的多边会晤，通过实施区域经济、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合作措施，使其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经济伙伴的能力继续增强。

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人道主义援助，是重塑美国国际形象的一项有益的举措。美国国内自由派人士一直把应对贫穷和疾病问题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这是美国政治左翼和右翼最能达成共识的领域之一。甚至保守派也认为，美国可以通过减少极度贫困，并用基础教育替代一些伊斯兰学校中的极端原教旨主义，从而将绝望与困苦的“沼泽抽干”，让激进的圣战分子和其他极端分子没有了滋生的土壤。”<sup>3</sup> 布什在 2008 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要帮助世界各国消除饥饿、疾病、贫困、文盲现象以及其他可能滋生暴力、极端主义的因素。并强调，美国正在利用其影响力建设一个更加自由、更有希望、更富同情心的世界。布什称：这“既反映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也是美国人良知的召唤”。<sup>4</sup>

布什政府还提出帮助 15 个非洲国家将疟疾死亡率降低一半的计划，要

---

<sup>1</sup>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a.org.cn>

<sup>2</sup> [美国] 雷厄姆·艾利森：《布什调头回到常识上来》，载《洛杉矶时报》2008 年 7 月 19 日。

<sup>3</sup> Derek Chollet and Tod Lindberg, “A Moral Core for U. S. Foreign Policy, Is Idealism Dead?”, p 132

<sup>4</sup> <http://chinese.usembassy-chin.org.cn>

求国会重新授权实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 提出要在今后五年将拨给该计划的资金从 150 亿美元增加到 300 亿美元。该计划不仅是布什 2008 年 2 月访问非洲五国的重点议题, 也是美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树立良好形象的重要举措。对于即将完成政治使命的布什政府来说, 以上这些计划对于重塑美国国际形象是十分必要的。2008 年 7 月 30 日, 布什又签署法律, 将“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延期五年。在 2009 年至 2013 年期间美国政府将提供 480 亿美元的资金, 用于抗击艾滋病在非洲大陆的蔓延。艾滋病是世界面临的最大人道主义挑战之一。2003 年, 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 (sub-Saharan Africa), 只有 5 万人得到艾滋病药物治疗。美国国务院称, “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为该地区近 170 万人的治疗提供资金, 还为从亚洲到东欧的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病人的治疗提供资金。<sup>1</sup> 这项计划已正式成为美国非洲发展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利于美国改善自伊拉克战争以来不断下降的国际形象。

## 重返政治现实: 美国与大国关系

九一一事件后, 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重点也开始调整。从重点防范中国有可能成为地区强国转变为将反恐作为其亚太安全战略的最优先事务。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调整的特点及趋势主要表现为: 加强与亚太盟国的双边和多边合作, 加强美日安全联盟, 支持日本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加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前沿部署和力量投送能力, 将东南亚作为“打击恐怖主义战争的第二前线”, 加快发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在亚太地区建立导弹防御体系, 加强台湾军队的作战能力, 强化美台军事安全关系, 发展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安全关系等。<sup>2</sup> 美国还企图制定一整套“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 让东南亚国家相信美国正致力于布什总统“在全球传播民主”的目标, 而美国与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和泰国签署双边《领空开放协议》,<sup>3</sup> 目的是永久维持其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

<sup>1</sup> 《“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延期五年》, 载《美国参考》2008 年 7 月 31 日。

<sup>2</sup> 夏立平:《当代国际体系与大国战略关系》, 时事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311~332 页。

<sup>3</sup> Dana Dillon and John Tkacik, Jr., “China's Quest for Asia”, *Policy Review*, December 2005 January 2006, pp 29-44

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采取既接触又制约的政策，九一一事件后，布什政府加强与中国在反恐、地区安全等领域的合作。2004年11月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智利圣地亚哥达成关于构建中美战略对话机制的共识，是双方在战略和政治层面进行沟通的重要平台，已连续举行多次，对话的主要内容包括东北亚安全、能源和环保、伊朗和达尔富尔及其他国际关注的领域。<sup>1</sup>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领域的战略性对话，是中美现有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此外，作为美国政治和安全事务高层对话（Senior Dialogue）的补充内容，美国主管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同中国外交部长助理定期举行地区性的次部长级对话，探讨美国和中国如何更好地了解有关地区的国家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及应对方式。美国在亚洲盟国和安全伙伴的支持下在该地区保持的强大部署，同时开展外交接触政策，除了在该地区保持牢固的政治及安全关系外，美国还通过50多种对话、论坛和工作组同中国政府接触，商讨的议题涉及从航空到反恐怖主义、从食品安全到不扩散事务的广泛领域。上述对话不仅在两国高层政府官员、外交人员和军方官员之间进行，而且在工作级别的专业人员之间进行，便于两国就具体政策问题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和磋商，以重塑美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猜忌没有质的变化，美国仍将中国视为自由贸易和安全的威胁，试图在亚太乃至全球遏制中国力量的发展，美国实施所谓的“两面下注”战略，既要求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又对中国进行战略防范。一些人声称，“正在崛起的大国往往是麻烦制造者，至少与国际体系中地位稳固的大国相比是这样”。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现实，即：中美两国间共同经济利益所产生的吸引力及国际机构一体化带来的缓解作用，足以阻止中美未来发生任何直接冲突。<sup>2</sup>一些保守派人士还以历史上“英、法、德、日、前苏联和美国的对外扩张正好是这些国家工业化和经济迅猛发展时期”为由，提出遏制中国发展的论调。”

---

<sup>1</sup> 《中美第四次战略对话今日开幕，涉及能源环保等》，载《中国证券报》2007年6月20日。

<sup>2</sup> Aaron L.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U. S - 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all 2005, p 12

» Samuel P. Huntington, “America’s Changing Strategic Interests,” *Survival*, January-February 1991, p 12

有些人甚至夸大中美之间存在严重的安全困境，称“中国的目标是要阻止台湾走向独立，美国的目标是要阻止大陆以武力统一台湾”，<sup>1</sup> 以此制造中美之间的对抗。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努力修补与欧盟、俄罗斯的关系，通过美、欧、俄三边互动关系结构，可以看出美国对欧战略的特点。第一，地缘政治模式，由于美国处于“超强”地位，欧盟、俄罗斯与美国之间不存在导致全面对抗的根本性矛盾。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斗而不破、合而不从”框架内维持和发展。第二，国际机制功能，改善和促进北约与俄罗斯双边关系的“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即 20 国机制），是国际机制模式在特定环境的灵活运用。布什政府坚持美国和俄罗斯关系一直是基于共同利益多过共同价值观，美国应该找到与俄罗斯合作并达成战略一致的领域。实现引导强国和正在崛起的大国成为国际秩序的利益攸关方。<sup>2</sup> 第三，地缘经济模式，美、欧、俄之间经贸关系表现为结构性的摩擦与合作，为了制衡美国，欧盟与俄罗斯加快发展双边贸易步伐，2002 年双边贸易额达 830 亿欧元，<sup>3</sup> 但美国与欧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全球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两个经济体的表现，受其双边关系和二者在国际机构中关键角色的影响。第四，合作共赢模式，美、欧、俄从维护共同利益出发，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反恐、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环境污染、疾病传播等方面的合作取得进一步发展。美国与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双边贸易伙伴，双方目前每年的贸易总量超过 6000 亿欧元。<sup>4</sup> 尽管美欧政治外交关系由于冷战后双方共同战略目标的缺失而存在现实利益上的差异，但牢固的经贸关系依然是美欧保持良好关系的基础。

美国将美、中、日三角关系视为东亚安全稳定的基础，美日两国都因中国崛起而面临共同的挑战。由于担心中国崛起改变东亚地区政治经济格局，日本战后以来首次产生不安全感。中国将其战略重心放在美国，试图通过改

<sup>1</sup>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January 1978, pp. 167-174; 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a, the U. 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pring 1999, pp. 49-80, also see Aaron L.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U. S.-China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 p. 22

<sup>2</sup> Condoleezza Rice, “Rethink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American Realism for a New World”.

<sup>3</sup> 夏立平：《当代国际体系与大国战略关系》，第 137 页。

<sup>4</sup> 赵怀普：《当前美欧关系：大趋势与新变化》，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 年第 2 期，第 40 页。

善中美关系来影响中日关系，这一战略在稳定中美关系上有明显成效，但并未分化美日战略同盟。美国是日本的唯一安全盟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愈是把战略重心移向美国，日本就愈向美国靠拢，因为日本不愿意在外交上被边缘化。这使美国成为中美日三角关系的最大赢家。构建“中、美、日三边安全合作和增强信任机制”，主张三边关系实现“互利共赢”，对解决三国之间存在的利益分歧、对维护东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根据权力均衡理论，“美国与日本处于同盟关系，中国不可能对日本构成威胁”。<sup>1</sup> 因此，中国在与美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应在处理中日关系上将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结合，使中日关系反过来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

## 余 论

过去的几年中，国际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伊朗已经崛起为中东的一个大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部分原因普遍被认为是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造成的。<sup>2</sup> 虽然美国对伊战争是出于推翻萨达姆政权、在伊建立“民主”制度、反恐等多重动因，但其中主要动因是“为了控制伊丰富的石油资源。”<sup>3</sup>

美国国家情报署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2004 年报告指出：“中国和印度崛起成为新的全球大国（像 19 世纪的德国和 20 世纪的美国）将会改变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其潜在的影响将如同当年德国和美国一样巨大”。<sup>4</sup> 报告预测：到 2025 年，中国和印度将会分别成为世界第二、第四大

---

<sup>1</sup> [美国] 约瑟夫·奈：《中国的威胁如何改变日美同盟关系》，载日本《东洋经济周刊》2008 年 6 月 14 日。

<sup>2</sup> Howard Lafranchi, “Despite Iraq discord, world eager for U. S. Diplomacy,”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20, 2008

» 夏立平：《当代国际体系与大国战略关系》，第 365 页。

<sup>4</sup>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Mapping the Global Future: Report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s 2020 Project”,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December, 2004, p. 47; also see Gregory E. Treverton and Seth G. Jones, “Measuring National Power”, *Santa Monica, Calif. : RAND*, 2005, pp. iii, ix-x

经济强国，称“这就预示着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到来”。<sup>1</sup>事实上，美国需要应对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容忍“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高，而在于美国将如何解决开始的相对地位的变化”。<sup>2</sup>后冷战时代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在涉及全球安全的许多重要问题上，不能仅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和任何其他单一的手段，需要综合地运用防务、外交、发展援助、自由贸易以及通过民间和社会的努力等各种手段，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关于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民主联盟”构想提出后，立刻在西方引起反响，认为这是在发起新的“冷战”，因为美国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需要大国合作。”未来美国对外政策仍会受到三大问题的困扰：一是国内的党派斗争，二是无法得到盟国的全力支持，三是没有足够的力量投入反恐战争。而如何建立并维护世界秩序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是对未来美国外交战略的基本考量。

---

<sup>1</sup> The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2005; also see Daniel W. Drezner, “The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7, p. 34

<sup>2</sup> [美国] 罗伯特·卡普：《未来冲击》，载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5月26日。

» [英国] 迪恩·拉赫曼：《为什么麦凯恩的大构想是个糟糕的构想》，载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5月6日。